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第一四四八號　原名：抗戰日報

更正

本月三日二版「興縣寨底、石楞子民主討論平均分配土地」文中：劉保則只應分得坪地半垧，又瓜園仙山地多賣了；「賣了」係「壞工」之誤。

六日一版「濮門村增加水地七十多畝」文中：館增加水地一百七十多畝，係七十多畝之誤。

陝甘寧我軍又一大捷

收復蟠龍殲敵七千餘

生俘正副旅長繳獲大批軍衣洋麵

（新華社陝北前線六日急電）延安東北九十華里胡宗南最重要的戰略補給站及強固據點蟠龍鎮，於四日黃昏被西北人民解放軍攻克，據守蟠龍之胡宗南最精銳之第一師一六七旅，除不在蟠龍之一個團外，全部就殲，生俘該旅旅長胡宗南最心腹幹部李昆崗、副旅長涂健、參謀長柳眉春、四百九十九團團長廣伯廉、副團長傳敏迪以下六千五百餘名，毙傷一千餘名。據初步統計，繳獲山砲六門、軍衣四萬餘套、洋麵一萬二千餘袋、騾馬千餘匹，詳細戰果正清查中。

在蟠龍及綏德西南地區

兩天擊落蔣機兩架

（新華社陝北前綫五日電）二三兩日，西北人民解放軍游擊隊於延市東北蟠龍地區及綏德西南地區擊落蔣機各一架，前者尾部中彈起火，落胄化砭附近，後者被擊焚毀，駕駛員作了無謂犧牲，機上機槍五挺被人民解放軍繳獲。自三月十九日迄今一個半月，蔣機在西北戰場已被擊落四架，前此之兩架，一架落於蟠龍，一架殘骸存於，另一架落於延水岸旁之馬寺川，駕駛員為人民游擊隊俘獲，機中武器也被游擊隊拆卸使用。

八分區某部戰士

幫貧苦抗屬送糞

（八分區訊）某部在練兵中擠出時間，幫助貧苦抗屬春耕。特務連在西冶村兩天內幫助缺乏勞力的抗屬呂大功送糞一百四十五担、衛作榮一百三十九担。在該連副排長的帶領下，戰士們都像給自己家裏勞動一樣，熱烈的展開競賽：「看誰担的多，送的快！」王德才頭痛未好也自動參加送糞。半天的功夫每人平均送糞七担。老鄉們都感動的說：「八路軍和老百姓真是一家人，又練兵又打仗，還幫我們送糞。」送糞時抗屬衛作榮買來兩盒紙烟再三讓大家吸，戰士們都從容婉拒的謝絕了。該排連長說：今後要更有計劃的抽出時間幫助貧苦群眾生產。（李盛）

河曲南塢村群眾

幫老弱孤寡耕種

（河曲訊）二區南塢村，在檢查貸款中，發動群眾，凡能幫助貧苦的老弱孤寡耕種。該村是全區最貧苦的村莊，今年全村三百九十二戶中，有一百一十五戶得到貸款四百五十萬，佔全區貸款總數五分之一強。但由於幹部思想上產生自滿情緒，認為群眾生產困難大體上解決了，放鬆了幫助最貧苦的殷民解決生產中的具體困難。領導上發現這個偏向後，即開會動員，進行教育，並立即組織村幹部分頭到各自然村，一面檢查貸款用途，一面深入組織生產，發現全村大部份群眾已用各種形式變工種完豌豆，開始種黑豆、山藥，但不少老弱孤寡的土地卻因無勞力耕種，豌豆也未下種。於是就召開大會，首先說服幹部，由幹部帶頭，再動員群眾，在自願原則下，發揮互助精神，幫助他們耕種。下灣北村陳老漢劉和，有地十五垧，自己不能勞動，但又出不起工錢，經動員後劉世聯、劉占聞，各自願幫助耕三垧，下餘四垧，另兩家合耕五垧。史家山劉向雲他媳婦兒耕種，他走了口外，家中丟下一妻一女，種地五垧，除去年已耕一垧兩垧外，下餘三垧沒法耕種，該村群眾會上討論的時候，劉斌和、劉老命說：「你幫我們做革命，我們幫你下種。」他兩人給她耕了兩垧，其餘一垧由貧農隊人耕種。劉火頭、劉在莊，合牛一犋，除耕兩人的地外，還餘有工六個，經動員組織，幫老漢劉文老漢耕了六垧地，工資先給一半，秋後找清。又馬家塌有的劉大貴老婆，有三垧地沒法耕，經大家討論，先給劉二旦一部份籽，由劉二旦耕種，工錢秋後找清。全村十八戶老弱孤寡的生產困難，都經過這樣具體的幫助，才算解決了。（駁榮虎）

保二區檢查春耕工作

決發動群眾乾耕乾種

（保德訊）二區幹部於四月底檢查春耕工作，決定在群眾自願原則下，組織變工，乾耕乾種。目前大部村莊的群眾存在着靠天的思想，說雨已過了十多天，還未普遍出牛，扣水種棉的更少。有牛戶不願和無牛的貧苦群眾變工，生怕轉來還工不麻煩。這樣有的把牛閑起來，有的一天只耕三分之一的時間。如領坊村主任吸一條大牛，每天才耕半垧地。他們說：「下了雨，咱也不怕地耕不過來，種不上。」這就造成很多地耕不上，瓜附論貧苦群眾的生產問題，放鬆領導，縣區幹部會上未能討論解決，同時貸款工作也沒有和組織貧苦群眾生產結合起來。一般村幹部認為今年上級沒要組織變工，就不要變了。因此也不深入群眾幫助解決生產中的各種具體困難。現區幹部根據縣上指示，決定發動群眾乾耕乾種，在自願原則下組織變工互助，解決貧苦群眾耕牛困難。（根榮與、康偉泉）

高家村得地農民

引水澆地趕種棉

（本報訊）興縣高家村得地農民，現正緊張澆水種棉。該村有水坪地二百六十餘垧，歷年以種稻獲利甚大，今春六十二戶貧苦農民在土地改革中，都分到水坪地，生產情緒大增。開春以來，即將全村沿河的九十垧水地，耕耘灌溉下種，因天旱無雨，坪地不能提苗，群眾就在水壩邊修設碉頭，現全村已立起六座碉頭，上月廿五日就開始澆地。因地多，怕開後趕不過來，有些群眾更積極的利用月光澆水，如自初丑一夜就澆了三畝。白八、古科等三家因地離水遠，三人合修水道，引水澆地，至今全村已澆了二十五垧，大部份澆過播種。群眾計劃再增設吊桿，爭取把能澆的地盡量澆上。為了防止河道乾涸，一星期、全保等六家合夥開井，把村裏已淹沒十幾年的枯井，重新修理，約有五十多個工就可完成，群眾估計該井可出水七尺，最低能澆十五垧。無法上水的地，也已開始扒水種棉。邑梁即劇三十多人，於本月六日組織起互助工，幫助缺乏勞動力的貧苦農民扒水種棉。（希明、鳴）

六貿易公司向寧武貸放

貸得太遲貨布又多

群眾種籽困難沒有解決

（寧武訊）六分區貿易公司在春耕貸款期間，給寧武撥了三千六百餘疋布（貸款一半），時間短促，使群眾周轉不易，一時換不成籽種，影響了生產困難的解決。按寧武縣屬山地區，布匹存量很大，窮困中的主要困難，就是籽種問題。貿易公司發去布以後，農民貸回了，穿也穿不起，賣也賣不了。已給村公所退回十二疋布，因為賣不成錢，有些換到糧的，中間賠的很大，一定一疋小粗布折價四萬八千元，但正需有些農民祇換到三斗，合莜麥四斗。有些村莊把貸的穿了，生產困難卻沒有解決。在二區會上研究後，大家希望六貿易公司檢查對貸款的負責精神，以免今後再有類似現象。（張武承、王子仁）

非跑回解放區不可

打不死老子

（鄉樂訊）坑台坪劉五則去年七月到陽曲辛店村窮跑張，被閻頑扣住，東西被沒收，還送「四六二」團當兵。每天只發十四兩小米，再什麼也不管，念一次放。生活想想，念一次逃跑，他被抓回去，一打一頓，他心裏想：「老子打不死，非跑回來不行。」於四月二十日跑回來了。（張賢）

靜樂三區前抗聯主任

——田晉繁等吞食鬥爭果實——

調回原地交群眾處理

（本報訊）靜樂三區前區抗聯主任田晉繁等，歷年來吞食該區五家莊群眾的鬥爭果實，經五家莊群眾要求，特將該等從各地調回該村，交由群眾處理，他們均向群眾認錯賠款，全部退出吞食群眾的鬥爭果實。田晉繁（寧武人）於四六年一月把群眾沒收漢奸劉文俊的大煙五兩六錢全部吞食，四五年十月，私自把群眾向奸僞人員訛詐出的本幣兩萬一千二百五十元拿走開到「合作社」，以後地主王九成當正常價、富農劉俊明當閻穷價，「合作社」以低價用貴物品剝削群眾，四六年三月停閉時，仍以本幣兩萬一千二百五十元歸還群眾。群眾算在本錢上吃虧四萬一千二百五十元。其他吞食群眾財物的幹部，還有前六分區工人部長卜一（現在寧武工作），於四六年五月吞食寧武向寧主所清算出的白洋十八元，當時村工會秘書劉保（現任變路村民兵中隊長）吞食白洋十五元六角五分，村長師懷禮（現在寶校學習）吞食白洋五元。前區抗聯幹部溫三（現在寶校學習）於四六年一月吞食群眾沒收漢奸劉文俊的棉花三斤。田晉繁經區、縣府交由五家莊群眾處理，由寧武縣府扣押轉送靜樂縣府，一一向群眾承認，當即退出本幣五萬元，償欠之款，群眾允其限期交齊。卜一、溫三、陳雲麟、劉保、師懷禮等，亦由各地調回交群眾處理，除劉保賠款困難，要賣地退還所吞食的鬥爭果實，群眾體恤他及秋收下後退還外，其餘個人均如數退還了群眾果實。群眾對這些幹部的處理很滿意，他們說：「共產黨這樣治理天下，那能治理不好。」（梅端）

保德山頭村土地分配工作 領導上犯了嚴重錯誤

分配方法根據經營條件，沒有照顧貧苦程度，又未經過群衆討論

（保德訊）二區山頭村土地改革，領導上在分配工作方面犯了嚴重錯誤：第一、不是根據按人口平均分配和照顧貧苦程度的原則，而是根據經營條件和地畝數目分成等級的辦法。該次全村分散了六戶地主土地及一戶富農的出租土地以及分兩頭地共三百一十六垧半，百分之六十六是好地，但貧苦農民分得的地，則按比例相差很遠。如僱工呂慈子，兩口人，經營條件差，只有下地八垧，此次分了上地兩垧、下地一垧，上地僅佔百分之二十。[illegible]蔡，則有下地十一垧，表面看每人平均五垧多，而富裕中農李登光六口人多些，經營條件好些，原有好地十五垧、下地八垧，又分得好地二垧二畝、下地三垧，共計二十八垧二畝，每人平均四畝多，但實際好地佔百分之七十，比起呂慈子來即超過了三倍多。雖然他是抗屬，也不應該這樣大。又如貧農寡婦郭老婆二人、孫兒二人，原有八垧地，四二年被地主李正清以高利剝削去六垧好地，僅餘四垧壞地，孫子在外僱工，此次分地時只記了一口人，分了五垧地，根本沒有好地，表面看一個人分了七垧，實際落得極低，幹部們卻說：「給她多（？）分，因為是寡婦，照顧了她。」

第二、分配[illegible]

〔分配委員〕沒有僱貧農

[illegible]

〈給地主多留地，留好地〉

[illegible]

地主張相文霸人妻兒 鍚場上群衆開會公審

（本報訊）興縣一區楊[illegible]四月二十六日[illegible]

[illegible]

臨縣下仙村分地錯誤 五戶僱工沒有分到地

（新臨社消息）臨縣五區下仙村中，在土地改革[illegible]

[illegible]

為「留名傳後」強迫修戲台 胡村長向群衆認錯改過

（河曲訊）三區[illegible]

[illegible]

右玉北十里鋪群衆 揭破地主「獻地」詭計

（新綏社消息）右玉四區北十里鋪[illegible]

[illegible]

讀者來信

換雞張廳禁止

[illegible]

不要用新報做信封

[illegible]

亂打槍是違反軍紀行為

我們在行軍路上[illegible]

[illegible]

第二區檢查貸款工作 貸給地主二流子的決定追回

（興武訊）第二區從四月二十二日開始[illegible]

[illegible]

赤貧戶張潤奎 重新得到貸款

（興武訊）[illegible]

[illegible]

臨六區尊農峪等村 貧苦婦女貸到棉花

（臨縣訊）六區[illegible]

[illegible]

晉南人民解放軍
攻佔運城機場殲敵近千

【新華社晉南前綫四日急電】晉南人民解放軍三日攻佔運城機場，殲滅蔣記青年軍二零六師兩個營，生俘營長以下八百餘人，斃傷副團長以下一百五十餘人，繳獲美式戰防砲兩架、山砲兩門、迫擊砲五門、重機槍十三挺、輕機槍二十三挺、衝鋒手提機槍一百餘支、六零小砲十四門、步槍二百九十支、短槍五支、子彈十餘萬發、電台三部、汽車八輛、騾馬二百五十四。

山東我軍反擊青駝寺
活捉將軍三千餘人
繳獲美造新式噴火器三具

【新華社華東前綫五日電】魯南人民解放軍一部，自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一日，在臨（沂）蒙（陰）公路上青駝寺、垛莊、界牌等地，殲蔣第八十三師，繼殲蔣第四十四旅、六十三旅各一個團及四十四旅之輿軍大隊（即搜索營）全部，除斃傷外，生俘三千餘名，繳獲美造新式噴火器三具（蔣軍用新武器，係蔣軍初次使用於華東戰場者），其他戰果正清查中。按該師之四十四旅原為六十七師殘部，三月一日在臨沂改編，劃歸八十三師建制。

我攻克湯陰之役
殲偽孫殿英部九千餘
孫殿英與李守正等已送我後方

【新華社豫北前綫四日電】豫北人民解放軍解放湯陰之役，共殲滅蔣記偽第六方面軍現蔣記偽編第三縱隊孫殿英部九千餘人，戰果如下：（一）攻克城內外大小[illegible]

[illegible]

豫北我軍
再克延津縣城

【新華社豫北前綫四日電】豫北人民解放軍四月三十日再克延津縣城，另一部二十九日於延津西北之賀閣、攻士佐、王三營等地，殲偽二百餘名，俘人槍各二十餘。

[illegible]

更正

五月六日本報所登山東臨沂南線殲敵四千新聞中，上冶附近之山峯爭奪戰誤為大冶，特此更正。

市場混亂人心惶恐
滬風再度席捲蔣管區
蔣介石集團只有被危機壓得粉碎
山東河南大學教授實行罷教

【新華社陝北五日電】物價急漲風潮，所席捲蔣管區南北各大小城市，已使蔣介石的「改組政府」一陷入騷亂不安之窘境。各地市場混亂，人心惶恐。據天津報載：至上月二十九日，麵粉每袋已漲至三十二萬元，大米每斤二千五百元。另據中央社北平電[illegible]

[illegible]

陳瑾昆先生致胡海門戰翼翹的公開信
——對於二人最近聲明擁護參加蔣記政府而發

編者按：陳瑾昆先生最近給因從陸擊的小集團民社黨參加蔣記「改組」政府的胡海門戰翼翹兩人，寫了一封公開信，正言兩人助蔣行兇的罪行，全文已由新華社向全國廣播，本報因篇幅有限，特予摘錄，謹向陳瑾昆先生致歉！

[illegible]

陳瑾昆

蔣特摧殘民主組織
非法逮捕民盟負責人
沈鈞儒氏評論報說中國已無人身保障

[illegible]

獨夫將在京滬大抽壯丁

[illegible]

晉南蔣匪要塞的陷落

張[illegible]生

[illegible]

為戰士演戲

嚴寄洲

戰鬥劇社在「為戰士服務」的口號下，活躍在汾孝、文交前線，活躍在各個兵團中，㪅時已三個月了。

這次巡迴演出，最大特點，就是和部隊政教育具體結合起來。「土地歸農民」在某團演出後，六連解放戰士韓廷貴所說下自已辛酸往事後，他說：「戲裏所搞地主的窯閻錫山回來，我看蔣、閻和地主老財一鼻孔出氣，只有消滅反動派，才有咱窮苦人的活路。」某連戰士張振花看了這戲以後，跳脚大罵起來。

「徐海水」一劇演出後，提高了戰士的警惕，某團八連趙日忍說：「徐海水有缺點，可是堅決的，以後要學徐海水呀！」……類似這樣的反映是很多的。在某旅演出後部隊的同志，極重視這一工作，立即進行座談會，聯繫劇情，進行教育。

戰鬥任務來了，劇社馬上分散到各個戰鬥崗位去，有的到連隊進行文娛工作，有的去動員担架；俘虜下來了，他們就去向俘虜進行教育；同時在[illegible]常常可以看到劇社女同志和小鬼們緊張地工作。戰鬥結束了，同志們又馬上趕中，給勝利歸來的部隊演戲。很多戰士反映說：「戰鬥來了，你們和咱們一樣工作，打完了仗，咱們休息，你們還要演戲，你們太辛苦了。」

小型的節目，特別受到戰士歡迎，一個連幹部說：「唱一次英雄來鼓勵部隊，比咱講幾次話還強。」戰士們很喜歡聽唱他自己親歷的事實，在某旅唱出「衝鋒突圍」時，幾千個戰士仔細的聽着，細細咀嚼着每一個自己在場的形容詞，復仇的怒火，燃燒着每顆激動的心。

雖然戰爭是這樣頻繁，但劇社行動都便，能夠迅速抓緊一切機會，利用空隙，進行演出，往往上午給一個部隊演出，下午就能行軍到另一個部隊演出，如某部戰士們所說：「馬下到，馬下演，要演甚！就演甚！這是咱們自己的演戲團呀！」

總之，戰士愛劇團，他們到那裏，那裏就有了歡樂，他們帶給戰士以快樂，行軍作戰時，只要一碰到劇社同志，他們馬上就會說：「唉！打完勝仗，可得先給咱演呀！」

短短三個月中，劇社除了全部分散參加了半個月土地工作，二十天行軍，十五天參戰，十天突擊排了四個戲外，在剩下的一個月時間，共計演出三十餘次。

戰士的階級覺悟提高了

紫波　胡升

六分區「呂梁」部（學員從各部隊抽調來的）在挖窮根、吐苦水的學習中，學員階級覺悟提高一步。個別領導上先對學員作了介紹，一部份同志家庭經過了土地改革得到了土地，有些人還參加過翻身大會，從學員成份來看，貧苦農佔全隊百分之七十，中農佔全隊百分之二十六，所以決定從教活學習挖窮根吐苦水來着手。

開始由呂指導員講了晉綏日報「呂梁」文藝下的「我的回憶」，[illegible]的「我又來了」，[illegible]「我是怎樣被逼的」，[illegible]主家裏過去，並[illegible]了權財的手段去剝削人，發揮自己的實際控訴大家聚集同志的最苦處上，而三個同志[illegible]時，有的同志就流下淚來，大部份同志都被激發着回憶自己。

在熟練和討論會上，受過痛苦的同志，都爭先訴說自己的苦處，特別是二班侯高同志講到他村地主常[illegible]兄弟新水菓被地，他三叔父起來反對，被[illegible]把他們挖出慘死，和鄰村土坦郭五牛[illegible]霸佔他[illegible]殺甲長子，活活勒死他哥哥的時候，使得人都眼淚像雨而下，哭不成聲了。

根據討論，發現有部份中農出身的同志，嫌在其他同志吐苦水，感到地主可恨，窮人可憐，但一聯「自己」，却說：「咱沒受過剝削，也沒剝削過人。」於是領導上即轉入把新舊談問的對比，是從什麼人斷事，代表什麼人的利益了進一步講到貧農和蔣介石、閻錫山的關係，新政權和共產黨八路軍的關係，特別指出今年行着解放九十萬萬元貸款的決定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並專門討論了中農在新舊政權下的不同農在舊社會終於消了中地主老財的壓迫同樣是受。

接着從兩個小組的醞釀中，進行了一次全隊的訴苦大會，有十二個同志作了沉痛的報告，講的和他們的仇恨的人，主的仇恨就充滿了對地個會場。好多同志都提出了今後革命的決心，階級覺悟大大的提高了一步。同時也就解決了「爲誰當兵」、「爲誰革命」、「革誰的命」這個問題。如楊培棠去年分到了家裏分下五間房子、四畝半地，有吃有穿，就說：「毛主席是我們的救命恩人，我一定要革命到底！非和閻錫山報不共戴天的殺父之仇不行！」並且說：「共產黨[illegible]，我家才有了活路，這就是翻不能忘[illegible]，這就是我的家。」

副刊

蔣軍在洪趙的暴行

吳鋼

秦家莊的浩劫

僅僅被蔣閻軍蹂躪血洗的千百個村子中的一個小小村子。

秦家莊是洪趙三區汾河沿的一個小村莊，共四十餘家，百十畝地，經民主要以打短、扇挑來維持生活。

蔣閻的災難隨着蔣閻軍的竄到來落到該村，去年臘月除夕，蔣閻軍搶去了全村所有過年的東西，初七日，秦海娃依照本地風俗正在請六個新婚吃飯，放哨的兒童報告「警閻軍」到來的消息後，她們慌忙脫下新衣，來不及收拾，「那門閻」已進門，便搶去所有的衣服，又拉去了[illegible]的驢子，臨走川大軍喊去了他們所搶的東西：六百餘斤麵和七石糧，但有衣服鞋襪等……。

初九、初十又接連擾大搶了兩日，十二日，二一六團又去該村，見無東西可搶便向群衆說：「我們是「正規」軍，只派的吃點好飯就算了。」居民東借西湊地招待了他們，但當吃飽飯後又作了一次最後的搜索和大「掃蕩」。

十七日，蔣軍三十旅九十團又到該村，一個們說得更甜蜜：「國軍」和閻錫山不一樣，是來「救濟」你們的，千萬不要跑，跑了更糟糕！」但在講了話的當天，大搶就開始了，[illegible]女也被拉到[illegible]，從早飯直到太陽落山！全村的窩子、門窗拆了燒掉，還燒了二十幾根屋椽，[illegible]，鍋、爐、缸被扭了十，扭到這被兩圍攻了！……

[illegible]時半月，被搶近十次的該村，人們都[illegible]，[illegible]下人民的一個[illegible]！

蔣軍的「四光」那村

[illegible]

「公買公賣」

[illegible]

出不盡的糧款和蔣軍的[illegible]

[illegible]

四六年四月十七日寄自洪洞

侯高同志的血淚眼

侯高述・紫波記

三叔的雙眼被地主用鈎子挖出來

我家住在[illegible]，因是小戶常受到霸家（大戶）欺侮，特別是地主常[illegible]兄更是橫行霸道。我村有條水[illegible]，[illegible]，才輪到窮人頭上，我三叔父因不顧[illegible]的不用水了，[illegible]，在民國十七年勾結了些人和常[illegible]司，常家說：「你這窮小子的[illegible]」，在大街上[illegible]把我三叔眼珠用[illegible]，五天後死了。我又[illegible]上[illegible]，因老財[illegible]的和[illegible]上面了，[illegible]殺人就是窮苦人家在[illegible]政權統治下，有冤也沒處伸[illegible]！

鬼計霸去房地

我十四歲上死了父親，母親很[illegible]，不[illegible]我，地主常七（外號[illegible]）[illegible]我家的房子，人家三[illegible]，[illegible]十五、六歲，地才十五歲的[illegible]，[illegible]，人家[illegible]。[illegible]

我哥哥是怎樣死的

[illegible]

革命到底報仇伸冤

[illegible]

社會服務

江湖「郎中」害死人

趙洞雲

四月二十日（星期日）軍幹部衛生處的[illegible]給一個老鄉做手術和[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